

中国十大禁书

醋葫芦·贪欣误·红风传

〔明〕伏雌教主 编
〔明〕罗浮散客 著
〔清〕佚名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国大书





中国十大禁书

总策划 / 张秀枫
叶天洪
责任编辑 / 王志茹
装帧设计 / 龙震海
电脑制作 / 郑旭

中国十大禁书

醋葫芦·贪欣误·红风传

[明] 伏雌教主 编

[明] 罗浮散客 著

[清] 佚名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导 读

《醋葫芦》是一部成书于明代的长篇章回体白话小说，凡四卷二十回，约十七万字。今存明崇祯笔耕山房刻本，日本内阁文库有藏。内封右下题“西子湖伏雌教主编”，卷前有署“笔耕山房醉西湖心月主人题”的序。编者、评者、作序者，真实姓名皆无考。惟知心月主人尚著有《弁而钗》、《宜春香质》等小说。

这部作品的主要情节是：临安府有一小本经纪人成珪，娶绸绢铺员外都直之女为妻。都氏侍家中豪富，骄悍嫉妒。都直死后，成珪与友人周智合营绸绢铺，积下万贯家财。都氏不育，又疑成珪属意于二婢，遂令媒婆贱卖逐出。成珪含愤出走，藏于周智家中。周智告诉他惩治妒妇之方。成珪归家后，都氏偶感风寒，就怀疑成珪要将其毒死，下死嘴咬伤成珪手臂，罚他下跪，并要成珪每日清晨出门时在其龟头盖印，晚上归家后要复验。

醋葫芦·贪欣误·红风传

成珪无有子嗣，周智为其出谋，以此胁迫都氏允其纳妾。都氏竟用高价求能家一阴阳女与成珪为妾。能家买婢陪嫁。成珪婚后房事不谐，十分懊恼，便与侍婢翠苔私通。都氏发觉，罚成珪跪至四更，又鞭打翠苔至昏死，令成珪抛入江中。成珪狠不下心，见其苏醒，藏到周智家中。周智假称翠苔是自己的婢女，赠与成珪，使其团圆，并生下一子。

原来都氏是天界昴日鸡星之妻，犯嫉妒之罪，投胎为都氏。后冥王令无常捉回都氏，一路严刑折磨，并抽去脊梁上的妒筋，从此才泯灭了嫉妒之心。而成珪和翠苔乃是天宫的金童、玉女，因思凡而被罚往人间，遭受磨难。

《醋葫芦》旨在惩戒女人末怀妒忌心肠，但充斥着因果报应与怪异情节，无甚可取。惟书中描写的明末商业活动，可助人了解那一时期的经济状况。

这部书多淫言秽语，对房中之事描写亦多，故而遭清政府禁毁。

《贪欣误》是一部明代短篇小说集，共六回，约五万字。每回演述一个故事。书前题《新镌绣像小说贪欣误》，侧题“罗浮散客鉴定”。罗浮散客尚有短篇小说集《天凑巧》，其生平、祖籍已失考。明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

全书以劝善惩恶为宗旨，告诫世人勿贪财恋色，勿狂妄傲世，标榜烈妇之节操，褒扬侠义之举，提倡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礼教思想。

第一回“狂妄终除籍 贪金定损身”，叙唐朝士子李登，十八岁中举，本应发迹。但入京赴试，见寓所主人白元之妻貌美，便将白妻骗归己有，因之落第。归乡后，又与庆娘勾

搭成奸。后经法师叶静指出其功名无成的原因，在于因奸获罪，李登愧悔而死。这一回写的另一个故事是：都云徐谦本为官清正，上任时微服而行。客店主人徐化梦见神人托梦告其将有徐侍郎来店。后来徐谦受贿五百金，任满时又来店中。徐化梦中有神人告诉他徐谦纳贿之事，并说徐谦为此减寿三十年。徐谦方才醒悟。

此书对了解明代市井生活有认识价值。但它时有淫秽描写，清朝认为有伤风化，故而禁毁之。

《红风传》，两卷（一说三卷），十五回，清人佚名著。今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萃文斋石印本传世。又据侯忠义等编《北京大学图书馆古典小说戏曲目录》载记，此书有“贵文堂”刻本，但无插图及回目。书中文字不避道光帝讳，与萃文斋刻本文字有异。此书曾传入朝鲜，对其李朝高宗以后的文学创作有一定影响。

书叙清嘉庆间山西洪洞县有江秀英小姐，去泰山庙会降香。城隍土地受玉帝旨意，指使蚩蜒精作乱，刮起一股红风，将江小姐刮到苏州。江小姐原是上界红鸾星降世。其表兄荣玉卿原亦是上界东斗星临凡，在山东平莱县开绒线铺，正好此时到苏州买绒线。因山西洪洞和山东平莱相隔遥远，玉帝降旨才把江小姐有意刮到苏州，使他们成为夫妻。而江小姐到苏州后，在下层社会中经历了许多磨难：先是遭马小暗算被卖到妓院，而恰好荣玉卿与之相遇，用买绒线的银子将江小姐从妓院中赎出。妓院老鸨收买张三，企图追回江小姐。江、荣二人住进朱大成的旅店，朱又贿赂梁知县，诬告荣玉卿拐骗女子，结果知县受贿将江小姐断回妓院。江小姐

醋葫芦·贪欣误·红风传

之父任宛平知县，得知梁知县贪赃枉法，便进京向嘉庆帝奏本，嘉庆帝封江父做巡按到苏州。此时江小姐在妓院中将自缢，被王洪救下，却又被贼人潘青抢占。刘义将其救出，安顿在家。江父审案，怒斥梁知县，最后将之铡死。江父审判赃官有功，被封为户部尚书；荣玉卿救江小姐有功，被封为御状元，江小姐终与荣玉卿结为连理。

是书十五回，三万余言，以才子佳人小说为框架，但不是写郎才女貌，而是着笔于民间疾苦，揭贪官，叙说了黑暗腐朽的社会的不平，颇具民间故事特点。但严格说，此书除白话散文外，相当一部分文字是以韵文形式来表现的。于是有人认为应为弹词一属，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章回体小说。但虽为说唱作品，故事情节亦明了清爽，颇可诵读。此书曾于清代后期被禁。

(青 叶 苏铁戈)

本册目次

醋葫芦	1
贪欣误	257
红风传	337

目 录

- 第 一 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 (1)
怕违条忍饿归来
-
- 第 二 回 祭先茔感怀致泣 (11)
泛湖舟直谏招尤
-
- 第 三 回 王妈妈愁而复喜 (23)
成员外喜而复愁
-
- 第 四 回 思疗妒鸩鹤置膳 (34)
欲除奸印信关防
-
- 第 五 回 周员外设谋圆假梦 (45)
都院君定计择良姻
-

醋葫芦

- 第 六 回 脱滞货石田长价 (57)
嗟薄命玉杵计穷
-
- 第 七 回 落圈套片刻风光 (70)
露机关一场拷打
-
- 第 八 回 再世昆仑玉全麟嗣 (82)
重生管鲍弦续鸾胶
-
- 第 九 回 都院君勃然嗔假印 (94)
胡主事混沌索真贓
-
- 第 十 回 伏新礼优觞祸酿 (107)
弄虚脾继立事谐
-
- 第 十 一 回 都氏瓜分家财 (120)
成飙浪费继业
-
- 第 十 二 回 石佛庵波斯回首 (137)
普度院地藏延宾
-
- 第 十 三 回 产佳儿湖中贺喜 (157)
训劣子堂上毆亲
-
- 第 十 四 回 告忤逆枉赔自己钞 (172)
买生员落得用他财

第十五回	画行乐假山掩侍女 涉疑心暗鬼现真形	(183)
第十六回	妒气触怒于天庭 夙孽报施乎地府	(195)
第十七回	波斯阅招救难 都氏带罪受经	(210)
第十八回	翠苔重返家门 都氏阖堂拜谢	(226)
第十九回	都白木丑态可攀 许知府政声堪谱	(234)
第二十回	昧心天诛地灭 硕德名遂功成	(244)

第一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违条忍饿归来

引首《满江红》

宋 儒作

须发男儿，率性处由来凛冽。又何曾隐忍肤挠，含容目警。胜负场中逞后先，英雄队里争豪杰。

怎归来见着俏浑家，汤浇雪。下虚心，犹未悦，任趋承，还磨折。总甘心忍耐，敢生□□。可侮浑如系颈羊，堪欺伊似藏头鳖。是何年，请得尚方刀，把雌风灭。

【评】

此公颇有疗妒之志。然欲请剑尚方，第恐缓不及事，仍类寻常汉子。

这首《满江红》词，乃是宋时一个宿儒所制。单道着人

醋葫芦

生于天地之间，受父母之精血，秉天地之性灵，至清至明，至刚至劲。及其渐至壮年，又读了几多诗书，学了几多世务，添了几多侠肠傲骨，义胆雄心，一毫也不少屈于人，一些也不少弱于己，便是父母，也不肯让他分毫。不知怎么到了壮年以来，娶下一房妻室，便有了一个束缚，就似那蜗牛遇了盐醋、蚂蝗见了石灰的一般，由他飞天也似的好汉，只索缩了一大半。这也不知甚么缘故？难道男子个个惧内、女人个个欺夫的？也是天生的古怪。

俗话道得好：“干事时他却还在底下，除了这事，他便要爬到丈夫头上屙屎。”莫说别的，便是当时陈季常，是个大有意思的人，那个不相钦敬？独有这点上边，有些调停不来，每受了夫人的呵谴，难为到十生九死。又有那不识进退的老苏，倚着通家好友，只道自己面皮怎么样大，思量劝那柳氏转来，走来道：“嫂嫂，夫乃妇之天……”一缘二故，说得不上三五句话，只见那柳氏霎时变下脸来，把个刀一似的言语复上几句，眼见那老苏真个也自酥了。这总是《狮吼记》的旧话。人人看过，个个晓得，却把来做一个引子，小子也不十分细道。

却说目今又有一户人家，丈夫赛过了陈慥，老婆赛过了柳夫人，他的家门颠末又赛过《狮吼记》。虽则世上常情，亦是目今趋事，待我慢慢说来。有诗为证：

堪叹男儿力不支，诸凡事业任妻为。

假饶片语相挠处，历尽熬煎真可悲。

说话的，你又差了！依你这等说来，为人娶了一房妻

第一回

小，不要他帮扶家室，终不然做个神阁儿，请他朝夕四拜，才是男儿力自支么？呀，看官，不是这等讲，若说朝夕四拜，端又是怕老婆的了。有一诗又道得好：

妻主内兮夫主外，夫耕妻织俱无息。
丈夫一日身显荣，念及糟糠倍亲爱。
宋弘之妻不自夸，自有知心宋弘在。
怎知当世浇薄风，妻虽懒惰勤争功。
自言家业皆由我，恃己多才凌老公。
丈夫不幸无子息，自言有婿有内侄。
堪叹白发已蒙头，尚不容夫亲外色。
丈夫无奈假趋承，只恐貽笑遭人轻。
后生莫道不惧内，事到其间难后生。

闲话休题。且说宋前年间，临安府中有一处士，姓成名珪，表字廷玉，祖居虎林人氏。幼年孤苦，无倚无依，辛勤积攒，做些经纪生理。到了二旬之外，娶下一个妻子，就是左近那都绢的女儿。那都家老员外名唤都直，唤字公行，做人朴实，颇有财势，因开绸绢铺子，人人唤做都绢。

那都绢为何将这女儿倒嫁了一个小本经纪？也只是这都员外做人老实，不乐虚花；是这女婿做人自小停当，一个铜钱当八个字用，以是把个女儿与他为妻。便是那都氏娘子，虽不是倾国倾城，却也如花似玉，一应做家，色色停当。只是一件，都氏从来娇养，况且成珪出身浅薄，家业皆得内助，“惧内”二字，自不必说了。

做亲后不多几年，夫唱妇随，做了千数家业。不期都老

醋葫芦

员外过世，舅舅都丽又小，绸铺没人管理，却是成珪寻了后街绸绢行中一个旧友，仍旧开张缎铺。这友人姓周名智，表字君达，年纪与成珪仿佛，不相上下。做人性格温和，公平交易，店面上一发来得，真个是不由科甲的状元，不做文章的秀士。兼之出入银两，半毫不苟，开得十多个年头，颇颇有了利息。

一日，成珪道：“贤弟，你我忠心赤胆，开店多年，有本有利，并无芥蒂。只是如今事体大了，两下日久，终有结局。古言道得好：‘树大分枝。’我和你两人就此分析，有何不可？”周智道：“小弟得蒙提挈，凡事皆赖贤兄所赐，一任尊裁，但凭处分。”成珪道：“说那里话！本钱虽是我多，辛力却是你多。和你除原本外，均分余利就是。”当日就盘算了帐目，点起货物，共有万金。两下各自分了明白。周智便移至大街，仍旧开张缎铺。成珪却懒于琐碎，因家下有了两个得力主管，竟移至后巷开了一所解库。

说话之间，不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又是十多年后，两家生理更又不同，日兴日旺。只是一件，那周家莫说别的，只儿女也添了两三个，将次要嫁娶了。独这成宅夫妇，少不得一个称了员外，都氏也称了院君，家里山场、田地、衣饰、金银，那件没有？偏偏的员外便像太监，院君就像个羯狗，两下结亲四十余年，屁也不曾放得一个。都氏也不着急，莫怪那成珪口中不说，心下思量道：“我有偌大家私，年近六旬，并没一个承宗接祀的儿子，这事怎不教人着急！总是城隍庙、张仙词、崔府君、定光佛，那处不立愿？那处不许经？一毫也不灵应。”况且院君性格不凡，看官们像也谅着七八分的光景，那些娶两头大、七大八、一妻一，莫说

第一回

成员外，便是小子也开不得口了。

一日，成员外闲居无事，春景融和，节届清明，时当寒食。那时独坐书斋，别无思想，忽然记得起来：“去年天竺进香，曾在白衣赐子观音殿前许下灯油良愿，至今将及一载，未及完纳，想是因此越没个子嗣消息了。”即忙便请院君商议。不多时，那都氏轻移莲步，缓动湘裙，来见员外。看他怎生打扮，有《临江仙》为证：

杏脸全凭脂共粉，乌云间着银丝。荆钗裙布俭
撑持，不为雌石季，也算女陶朱。

真率由来无笑影，和同时带参差。问渠天性更
何如？要知无妒意，溺器也教除。

成珪迎接之际，虽不尽摩，而其容貌，亦有《临江山》词为证：

年齿虽然当耳顺，襟期尤似中龄。吴霜缕缕鬓
边生。不因五斗粟，愤作折腰迎。

绮思每涎蝴蝶梦，幽期惟恐莺闻。问渠来将是
何名？畏妻都总管，惧内老将军。

都氏见成珪，便问道：“你今独坐在此，请老娘为着何事？敢是早膳未进，还是库中账目要查么？”成珪见妻子来意严整，便又不敢开口。那都氏又问道：“莫非夜来受了风寒，敢是那边吃了哑药？不做声，为着甚么？”成珪没奈何，只得把个笑堆在脸上，道：“院君有所不知，拙夫那里为着